

走进葫芦岛市塔山乡盘道沟村北山屯 村民全是明朝戍边将士后代

本报记者 郭 平

核心提示

站在盘道沟村西端的最后一户人家向西看,远处的山巅上立着明朝时的辽东长城敌台,那是这里几百户人家的先祖来到这里的直接原因。500多年来,一代代戍边将士从这里的守护者到以这片土地为根的居民,他们与大山、长城融为一体,共同见证并传承着这里的历史记忆和久远传说。

小虹螺山有保存最好的明朝敌台

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盘道沟村西靠小虹螺山,站在远处的山峰上往下看,整个村子其实就是沿着一条从沟底直到半山坡的主干路由低向高呈梯次分布。

村党支部书记段树明热情地从路边一棵桃树上摘下一个鲜桃,请我们品尝。他告诉记者:“专家研究过,说我们这条沟有独特的小气候,在这样的小气候下,桃子特别甜。”为此,他们特意申请了“盘道沟村晚蜜桃”的注册商标。

盘道沟村共有五个村民组,分成山下和山上两个部分。山上部分又叫北山屯,杜军是这个屯的村民组长,屯子里有个大事小情都找他,没见过面时,还以为至少是个精干的中年人,然而,看着他手里拿着没来得及吃进嘴的午饭一路赶过来,一行人不免吃惊,一问年纪,已经69岁。他说:“为了把桃子卖个好价钱,早晨两点多钟从村里往市里赶,趁着早市卖完了,自己卖得辛苦一些,但是可以多卖几个钱。”

杜军带一行人前往的目标就是

远处山上隐约可见的长城敌台,他打量了一下几个人问:“你们能行吗?这一路都是爬山,上到顶上你们至少得一小时时间。”

听他的语气,我们不免笑了:“我们都年轻,倒是您得多受累。”

杜军所在的北山屯全部住户都是杜姓。老人讲,他们的祖上就是明朝时来这里守长城的,几百年了,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条沟里。

他说着话,背着手,晃动着手里的干粮走在了头里。实际上,走起山路来才知道,一路上都是这位长者在前面悠然地等着我们,时常热心地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山路已经进行了修整,慢坡的部分铺上了水泥路面。道路左右转弯,路边总是伴着一条溪流,溪水哗哗作响,在正午的烈日下总让人产生喝上几口的冲动。

随着长城越来越近,视线中长城上的敌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这种青砖围砌,四周带窗,整体呈长方形的敌台是人们印象中的中国万里长城的标准形象。

然而,《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这样的敌台建于明代的辽东长城上是为数不多的存在。

其中,数量最多的敌台形状为:“平面为圆形,剖面为梯形,台体以山体岩石为基础,用毛石干垒,中间填充土、碎石。”也就是说,大多数敌台都是用石头一块块不加黏土干垒起来的圆台。

在2007年实施的我省长城资源调查中,盘道沟村直接可以看到的这座敌台被命名为“小虹螺山长城10号敌台”。

当时这座敌台的状况是:敌台西部以规整的山石垫高,其上砌6层条石为基础,基础上以青砖砌筑空心楼座。楼座平面为长方形。外为直壁,顶部略有内收。敌台内部为回字形结构,中间有一券室,已坍塌。顶部有垛口墙、瞭望孔、吐水嘴和铺舍,铺舍也已坍塌,西侧墙外侧有通体裂缝一道,宽0.04米至0.1米。整体保存状态为“一般”。

相对于明辽东长城上诸多“差”和“较差”的敌台,它的状况是好的。

有关部门在2016年对这座敌台和与之相连的长城部分墙体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维护,随后又吸收社会资金修筑了由水泥路面和石阶梯连接而成的登山道路。

杜军说,村里人没有谁主动上山去拆毁敌台,敌台的破损基本上是年深日久,自然破损。

《明史·王翱传》中记有:“(正统)七年冬,王翱提督辽东军务。王翱因军令长期以来废弛,敌人一来,将士都不力战,便趁诸将来谒见时,责备他们失律之罪,命左右拉出去斩首。他们全都惶恐叩头,愿效死赎罪。王翱于是亲自巡行边防,从山海关到开原,沿途修缮城垣,疏浚沟渠。五里设一堡,十里建一屯,使烽烟相接。”

根据这一记载,辽东长城中位于辽西这部分的建成年代为公元1442年,至今已经过去了500多年。

或许是一代代戍边将士与长城的感情融化到了血液当中,他们的后人习惯于与长城安然守望,才使得更多人能够一睹辽东长城的风采。



老房子的木格窗。

杜姓先祖 因输棋避祸辽东

或许是建筑年代有早有晚,或许受外界的影响由大到小,在盘道沟村前后转了一圈,记者发现随着地势的由低到高,村子里的建筑样式也略为呈现出由新到旧的变化。

位于村落最高处的北山屯,则基本看不到现在一些发展较快的村庄喜欢修建的“北京平”式住房。

“我是瓦工,村子里后来盖的房子大多是经过我的手盖起来的。”杜军说。一行人再一次感到惊讶。

北山屯的房子老的已经过百年,新的房子也有20多年了。房子采用北方常见的囤顶,或者说是漫圆的平顶。墙却采用同一个样式,就是全部用石头垒起来,石头间用水泥勾缝,以进一步增加墙体的牢固程度。

比较过这里的一座座传统民居后,记者确实感到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修筑房屋的工匠师傅在手艺上存在着传承关系。

葫芦岛市连山区作家刘素平在采写《连山乡村地名史话》的过程中,曾专门到盘道沟村采风,她对杜姓的家族历史进行探索,意外地收获了关于杜家移居辽东的传说。

据杜家世代相传,杜氏先祖曾是朝廷(时间应该在明朝以前)的重臣。当时的皇帝不仅酷爱下棋,而且棋艺也很高。俗话说,下棋找高手,皇帝也不例外。这位皇帝争强好胜,但如果看出跟他下棋的人故意输棋,便会龙颜大怒。杜家先祖的棋艺与当时皇帝旗鼓相当,因此,常常会被传入宫中与皇帝下棋。

有一天,杜家先祖又被传进宫中陪皇帝下棋。说来也怪,这天皇帝下棋的水准大打折扣。杜家先祖连赢了三盘。杀到第四盘时,杜家先祖不露声色地故意走了几步错招儿,然而,皇帝还是输了。皇帝当然不服输,就找理由说是位置坐错了,不由分说就让杜家先祖和他换个位置再战。君臣二人立即投入对弈中,全然忘记了他其他。然而,这急坏了站在一旁的总管太监,原因很明显:那龙椅龙位岂是臣子所能坐的呢?因此,不由得暗暗地为杜家先祖捏了一把汗。这一回合,皇帝真赢了。皇帝不由得长身而起,哈哈大笑。棋局散了,总管太监送杜家先祖出宫时,悄悄地点了点杜家先祖,杜家先祖才如梦初醒,一拍脑门,暗呼:糟了,惹下杀身大祸了!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找个理由向皇帝请求,举家迁到关外垦荒种地去了。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郭平摄)

记者手记 SHOUJI

在盘道沟村的主街上,遇到一辆公共汽车,车窗玻璃上的牌子写着“葫芦岛——盘道沟”,公共汽车在村中央调头,准备返程。

与公共汽车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在古屋的火炕上,我看到了开心玩耍、面对陌生人露出羞怯笑容的孩童。

保护传统村落与过去的古建筑保护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即古建筑属于过去时,乡土建筑是现在时的。传统村落不仅有乡土民居,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统、俗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如果说古建是保护一座单体建筑,那么传统村落则是要维护和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乡村生活。

所以,我们一路探访古屋,收集整理那里的历史故事和乡村民俗,以期将传统村落的风貌全面展现出来。但是记者更加盼望的是,能够看到村间小路上飞奔而过、嬉笑欢闹的孩童,毕竟他们才能真正代表这里的未来。

瘦削的百年老梨树

或许是彼此熟悉了,上山时少言寡语的杜军话渐渐多了起来。

他指向山的北侧说,那里是小虹螺山的主峰,当地人称作鹰北峰。山峰的峭壁上有一个鹰洞,里面常年住着老鹰,每年老鹰孵卵的时候,两只鹰时刻不离洞穴,非常凶猛,两只翅膀展开有两米多长,没有人敢靠近那里。

山路经过一座小庙,当地人称作聚仙阁。它背靠的山岩造型独特,当地人称为“狼嘴石”。

杜军在小时候还看到过三五成群的狼结着队往海边跑,老人讲那是狼在“打碱水”,实际上是狼结队去吃盐。

年轻的时候,杜军还当过矿工,小虹螺山里有铅锌矿。他指着山路边上堆放着碎石的地方,告诉记者那里便是铅锌矿。后来,小虹螺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铅锌矿便停止了开采。

杜军说:“这里采矿的历史可不是现代才有的事。”他指着山腰一处隐约可见的洞口说:“那里是处古矿洞。”有专家对矿洞进行过研究,矿洞开凿年代大约为隋唐时期。

老人年轻时下到过洞里,从洞口向下有100多米深。

据专家当年讲,古人发现这处矿藏后,还不会开采锌,只能冶炼出铅,制成铅锭子运走。受开采工具制约,古人采矿方法非常原始。他们先是在矿面上堆上一层木炭,放火烧,将岩石烧裂一层后用锤子将矿石凿下来运走,再烧下面一层。

杜军当年下到洞底,就是踩着古人留下的一层层石台。老人回忆,他还在洞底下捡到过古人凿矿石用的锤子,还见到过人的骨骼。他比画着说:“那时人的腿骨很长,个头比我们都要高大。”

山路在山间的一处果园间穿过,半山腰有一处早年修建的山间小水库,拱形的闸门上,当年的建设者在水泥灰面上雕刻的“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仍然清晰可见。

杜军指着一棵树,它孤零零地立在田边,上面没有看见果实,说:“这棵树的树龄有100多年了。”见我们将信将疑,又补充说:“它是我的祖辈种下的,别看它不粗,那是因为一直没人侍弄,早成这样的。”

一路上,我们又看到多棵独立于果园以外,被荒草包围的弃管梨树,杜军告诉我们,它们的树龄都超过了百年。

记者事后回忆起来,此后杜军的话题一直围绕着盘道沟缺水的事,直到现在村子里也只能定时从水量不足的机井中给各户送饮用水,在老人看来,能不能喝上充足的饮用水才是他们更为关心的事情。



村中较典型的圆顶平房。



- ①小虹螺山明长城10号敌台的瞭望窗。(资料片)
- ②10号敌台是目前保存较好的长城建筑。
- ③维修前的10号敌台。(资料片)
- ④小虹螺山段明长城由石头垒成。

编修《辽东志》的毕恭修长城

在这座敌台的西南方向大约74米处,当年长城的修建者留下一道便门,用石头垒成,石缝中勾有白灰。这道门最宽处3.9米,最窄处3.4米,考古调查时,这道便门已经坍塌,残高仅1米左右,现在已经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了原貌。

穿过这道长城墙体上的便门,眼前豁然开朗,两侧的山岭如同一道围墙向南北延展,而壁立般陡峭的山岭西面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原野,农田、湖泊尽收眼底。500多年前,那里是马上民族朵颜三卫的势力范围。可以想象,远方的大草原上,一队铁骑飞奔而来,长城之上迅速升腾起团团狼烟……

设计明长城辽西段的将领名叫毕恭。

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不断进逼明朝,

活跃在明辽东辖域以西的朵颜三卫,曾经是明成祖夺取政权的重要助手,这时却经常借机骚扰辽东。《明史·朵颜传》中记有:“正统间,屡寇辽东”“独石守备杨洪击败之,擒其头目朵栗帖木儿。未几,复附瓦剌也先,秦宁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阴为之耳目。入贡辄易名,且互用其印,又东合建州兵入广宁前屯”。

意思是说,当时的朵颜三卫,向西跟瓦剌通婚联姻,向东跟建州女真建立联系,经常一起到明朝辽东进行劫掠。

对于这些游牧、猎游牧民族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抢夺方式,当地明军要么消极厌战,要么千方百计寻求破敌良策,毕恭便是后者。

对于毕恭,《明史》中没有立传,有关专家如我省考古专家刘谦

等在史海中收集到关于他的不少资料。

在由明代理学家方孔炤编著的《全边略记》中,收录了官员李善的《奏复辽东边事疏》,其中有“巨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毕恭始立”,从这则记载和相关记述中得知,早在1437年,毕恭还是广宁前卫备御官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筑辽东长城。

明正统七年(1442年),明英宗命都御史王翱提督辽东军务,王翱在整顿军队、提振士气的同时,注意选拔人才。《全辽志·宦业》记载:“毕恭,字以谦,前屯卫籍,其先山东济宁人。巡抚王公翱荐恭有文武才,由百户举升流官指挥僉事”。

毕恭受到重用后,立即“图上方略,开设迤西边堡壕墙,增置烽堠,兵威大振,虏人畏服”。他将在广宁前卫积累的修建长城经验运

